

陈村

短篇小说卷

《裙枪》

文
集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短篇小说卷

陈村文集

615507



《裙枪》

裙 枪

作 者：陈 村

责任编辑：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扬中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3.625 插页 2

字数：280,000 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047-X/I·986

定 价：17.0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序

这本书所选的短篇小说，从我小说写作史上有始有终的第一篇到最后的一篇，期间跨越了十七年。

因为比较容易实践，我在短篇小说中用的花招要多一些。多半并没什么构想，触景生情，握着笔写下去再说。《书》是因为起早排队去买了一次书。《蓝色》是因为白天听到电台的一首歌，自认为发现了它的隐衷，将它录了下来，晚上就戴上耳机听着歌写了起来。发表后，有朋友见了我说，“陈村，你要变琼瑶了！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例外也有，如《一天》，费去我很多的时间，等到终于找到了句型，才有了它的出生。一旦写了，倒是一泄如注，没有阻碍。而《死》，则是受人之约，还去采访，费时一月，一改再改。可笑的是，越是认真，越被退稿，这几乎成了定律。好在总有别人要它，方才不至于饿着。

我发表小说是从《两代人》开始的，它和《我曾经在这里生活》发在刊物上时曾被编辑部删改，现在则改了回来。《裙枪》是我写给自己看的电影，它的结尾似乎还有几句，发在刊物上时不见了。我去信问，没有回音，就只好这样了。我现在已没有能耐将它续上。

我在小说中有时会用一些真实的人名，一旦变成小说中人物的名字，就和它们的主人没了关系。就像我们提到太阳，然后想到阳光，想到万物的生长和死亡，想到地狱和天堂。小说也是这样，从一个点出发，越走越远，最后竟不知所终。

我想，以后我还会写些短篇的。我爱短篇的机巧和结实。它很难容下废话。它是生活的一个特写镜头，是作者心情的一次喷发。

作者

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 凌晨

目 录

囚徒	(1)
两代人	(15)
我曾经在这里生活	(42)
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	(61)
书	(82)
一个和另一个	(98)
蓝旗	(119)
F, F, F	(156)
天天	(172)
一个人死了	(185)
给儿子	(189)
初殿	(199)
一天	(214)
我的前半生	(230)
死	(238)
三个人的家庭	(257)

蓝色	(284)
老宅	(295)
回忆	(303)
起子和他的五幕梦	(314)
上街走走	(343)
布熊	(363)
裙枪	(376)
临终关怀	(415)
琴声黄昏	(424)

囚 徒

好玩，我竟成了囚犯。

我推开门，他们站了起来。经老赵介绍，我们认识了。没握手，坐下，开始随便聊聊。

年长的那位递上照片。

“认一认。”

“小良！”

这张像我也有，是他在乡下照的。“他已死了。”

那年轻的在看窗外。这里除了煤还是煤，煤天煤地，人都是黑的。

“讲一下吧。”

我和小良认识都二十年了。小时候一块儿淘气，长大了一起插队，最末见到他的熟人就是我。可要说怎么认识的却难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是生来要好的。

“你等等，我买包烟去。”

“站住！”

青年人转过身来。

我懂了，赶紧活动一下胳膊。搞公安的真能干，我的手

立即被交叉了。一根见不到底的铁管像倒胃口的蛇头，紧盯着我的脑袋，我马上安静了。

我——102。

从前，我们乡下的土屋也有这么扇小窗。夏天木栅间飞进蚊子和萤火虫，冬天飘进飞雪。而我一年四季在小窗下的桌旁劳碌。桌上堆着工具书和卡片，抽屉里塞着稿纸。每天收工回来烧饭浇菜，小良始终和我在一起。

那里没有刺刀的寒光，也没有令人心颤的声音。靠着自己的手，我们建起了家。

这里的一切是容不得我过问的。

乡下的小窗前是远近有名的竹河，带帆和不带帆的木船南来北往，比不上这里的警车，却不会有太长的空歇。纤夫渴了，要口水喝，借个火抽烟。烟，我这次真该戒成了。

饭送来了，几口就被我扒完。我是养不肥的，白吃了大伙的粮。铁门又开了。

“102!”

我蹒跚走出，把食盆给他。

“走!”

老头没看我，低着脑袋和边上的人说悄悄话。

“姓名。”他仍不抬头。

我脱口而出，“102。”

他看我一眼。“姓名。”声音高了些。

一个好老头，准是个出色的爸爸，我不说话，在细细看他。

背后的看守用肘子提醒我。

“猴子！”

我眼盯着他。猴子站开了些。

她？

我一定见过这种脸型！记录员的头又沉下去了。我竭力搜索记忆，老头说的全没听见。我要知道她是谁。狱中的任何一点刺激都是诱人的。我想不出，恼火了。

“别问了！你需要什么都写下来。”

“要老老实实。以后的路长着呢。”

我记住了，好心的老头。但我仍要看她。

我自由了。世上的人们活得像蚂蚁，圈在樟脑划的线里，不敢迈出半步。而我被人们拿进这个小盒，什么都不能威胁我。

他们可以公然地打开我的箱子，取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多年前的几封信，一堆自己都理不清的稿纸，这下成宝了，够他们玩的。

他们要人名，我原本可写上几个：阿川，小舒。和大王这杂种开个玩笑也不坏，他们用不到我来同情。那时我的本事大了。其实，写和不写都一样。让他们自在去吧，人们犯不着为我烦恼。我懒得慌。这张破表太乏味，奶奶给我取名不是叫在这儿用的。

小窗的铁栅间来了月亮。这里的夜最静了。可我还没死，我要说说话。

“花间一壶酒……”

“不许讲话！”

对影成了五人。不让说，我就唱唱吧。

“清和节当春，渭城……”

“不许唱歌！”

不让唱我就咳嗽。

“不……不许作声！”

铁门响了。我没咒念，练起俯卧撑来。

他们问小良的死。这事只有我知道。也许连我都不知。我不想知道。让他的死死在我的记忆里吧。

他们什么都问，我看不出中心：收入，同学，亲朋，劳动，甚至问为什么剃光头。无聊！他们问不到她的（姐姐！）。世间没有人知道我们。

警车又在叫了。

昏灯下我看到了一张不敢淡忘的脸，瘦弱而黑，明显比记录员老。可眼神太像了。

这几年我干枯了，哪儿都不去，除了每年走一次乡下。在最后和小良一起的那天，去土屋丢下几十个烟火。老乡们传说这屋闹鬼，没有人敢住却有人敢拆。几堵残墙立在河边，野草比田里的稻棵还旺。

我们分手七年了。五年农村搞得我俩精疲力尽。小良同我一样，差不多和所有的人闹翻了。我俩也闹，翻不了，像夫妇，可不靠法律维持。

他死前的一段日子活得漂亮。我们常窝在草堆里，在太阳下谈往日鼓不起兴致的事。我们交换了所有的笔记，笑对方，也笑自己。自己和对方本就差不多。

我明明是被人卖了，卖得太贱，预审员欠狡猾，被我从他脸上看见了那东西。记得那东西对我说过卖人故事。好家伙，他真干了！他一定有高尚的理由的。我不愿想他。人总难免沾些牲口味，哪怕有一副忠厚的长相。

“出来！”

我出来了。

囚车开往火车站，我被塞进邮件车厢。不用听车站广播我也知道，这下送回去了。回生育我的地方，但已没了家。

我那位老弟尽可以在我房里寻欢作乐，糟踏我那时的爱物，我从不说不半句话。妈在时，我常扬扬拳头，他虽无赖却怕我。妈老护着，是她护坏的。妈快不行时还想他。我找到那婆娘家，房子有教堂的辉煌却没有入味。那婆娘也只能远看，走近了味道熏死人。

这里更静了，看不到一星绿色。铁丝网的铁刺像扎在眼里。在我，唯一的改变是添了一位数——1022。

频繁提审。老是这么张脸，看腻了。今天换换口味，出个小伙子。长得不丑，就是神气不讨人喜欢。

“你犯罪了！”

我没坐稳，他就告诉我。

“我不习惯这种态度。”

“法律不是为个人兴趣订的。”

“惭愧，我不懂法律。”

“我要……”

“说呀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还是认一认吧。”他显然受过点训导。

我接了过来。

许多年了，我爱找这种义务，一堆谁都不需要的废话，比这家伙还蠢。小朋友追逐自己的想象，我硬去代替他们生活。不碰低鼻子学不得乖，彼此一样。我把信撕成四块，向他还去。

早上活活吃了那笨蛋的亏。小子，我得教你聪明起来。拳脚是抵不上我笔杆的。这里太闷，得变着法生出些趣味来。

编了一下午神话，换了两个月清静。

小良画了几天。荒芜的野地，挺大的一片，前景是幢石山，雾气里可见背着的一组雕像。虚的。

我问，“这葬谁？”

“魂。行不行？”

世间永没有这地方。它存在于被火融去，被浪吞去的人的心上。在小良的心上。

他挑了个雪天走。我也上城，但不回家。午饭在老刘家吃了，饭后走去车站。城里人怕死绝了，连畜生都不见一个。我俩精神挺好的。

他不愿走了，我巴不得这样。船还早，我们毫无目的地逛着。

土山上更没人，山下依稀可数的几只大烟囱在吐着黑烟。一喘一喘的列车南下了，而小良还在我身边。我们嚼着花生。

红红的太阳感染了白雪。雪住了，我们不住地谈着。他打开酒瓶，我觉到了凉意。

一小队工蚁扛着我吐出的骨头，动作划一，比我们上山伐木时还齐。

“广种薄收，我们也一样。”我点了点脑袋。

“无收。都怨我们搞丢了尾巴。”

小良的脸有些红了，红得好看。

“家里的十一月可没这么冷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

下山时，他滑跌了，蹭破了棉衣却莫名其妙地笑了。

“别拽，就这么溜回家。”

“臭美！”

天报应，我也摔了。

船渐隐入夜色，小良和夜一同睡去了。送别不用招手倒省事，第一次。

没见民间面孔十多天了。想他们。只要是人的声音都爱听。小房子里布满了孤寂，好在有些惯了。

那天的感觉比现在更强。我讨厌熟人，更讨厌旅馆里那些个浮肿的脸。

船开走了。我跟着末班车的辙印回队。雪又下了，掩去地形。我要走，走向我们的土屋，爬也要爬到。

爬是爬不到的，灌了一脖子凉雪才明白。我觉得快死了。

死是迷人的，生更迷人，但都不在笼子里。死而复生的人最幸福了。既然复生没有保障，我还不想死。

我又被叫去提审。这场戏演了一个小时，他们得了几句话，我收获几页纸。法律并不神秘。只是一切都给你安排了。我被判了癌症，什么都不要，只想思想。

那次我躺在病床，可苦了，手脚都扎着针，红白蓝黄的鬼东西挤入我体内。我被强奸了，还没处发火。

有晚看的那本子邪书真会说，满篇的废话比我能。人生不是教出来的，它只受生活的开导。真理哪儿都有，就不在这书上。

我总算碰上个好人，好得我今天还记着。她给我开门时，我快是僵尸了。

“找谁？”

我听出她和我同乡。

“找死的。我要进屋。”

她略嫌瘦小，我顾不上嫌她，只是贪婪地吃完了面条。

她烤着我的外衣，我坐在草上。递上纸烟，她竟受了，吸上口又呛个不住。

“你啥时候下来的？”她问。

“十七岁。把它扔了吧。”

“得那叫我姐姐了。”

我什么都能，就不叫人姐姐。我睡了，她守着衣服在写什么。

醒了。我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心跳，她眼睛是湿的。

残雪映亮屋子，我坐起，看着这陌生又温暖的地方。桌上有封寄黑龙江的信。锅里冒着热气。我终于看懂了这堆东西——是彩礼！逃吧，我狼狈得慌不择路。

我攫取了别人的权利。而他是幸运的。不论事实如何，不感觉也没痛。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。我要把这都葬在雪里。

我骂小舒，“你这奴才！”

“你只懂狗爱，都不配做人！”

“没种的东西，叫母狗看看，没了它你是不是人。”

“她不叫母狗。我们没你强，但总算是人。”

也许是人，但小舒以一种非人的速度长着，一直长出我的视野，不应该长肉的地方都鼓了出来，正当的美？我快吐了！

他终于走了，跟着母狗。我不稀罕。

那姓杨的也不是好料，在火葬场看他我更愉快些。他用舌头当锥子朝我脑壳里挤，我头要爆炸了。

死罢，我愿你们都是死的，我也不例外。地球的存在无疑是个错误，纠正呀，你们敢不敢！

小良在船尾后没了。土墙上时时有红浪翻出。我逃回家去。

江边的白天和夜一样美。但我总晚上去，一直坐到没人。看霓虹灯光渗入江中，水像火山口岩浆，在船的压迫下躲避着，退缩着，一直滚到岸上。

每日从家滚到江岸，从江滚到家。我是候鸟，凭着本能。

妈倚在枕上，有时睡熟了，脸向着门。我像贼一样轻手轻脚。偶然把她惊醒了，她看我一眼，脱去老花镜，侧转身去睡了。我最听不得了，这无言的责备。

我自知太不中用，早先只一味地苛求人生。我懂严于责己宽于律人，却死死不用。我要他们掏出热情，是真的热！我不用拳头去挤，强要的东西算不得甜。

我太爱耍自己，耍得不轻。卖我的人虽有却少，他们至

多卖去我的皮子。我将自己的灵魂押了出去，朝任何想押的地方。二十世纪的一副灵魂，能换好几打巴掌。感觉与热忱被我典当了，真难赎。我穷得赛过乞丐。徒劳的挣扎。多挨了几棍子。败类！我是一个败类吗？无聊！

那时我们常常争论。人世真看不得，失控的人的动作和声音，在瘴烟里混成一片，自信感情是纯正的，当它被人提到相当的高度时，一下子卡住了。不知所措的脸，对视着，在他的脸上照出了我，连抽烟都忘了。复活了：搭讪，紧着脸皮笑一笑。见鬼去吧！人充实时是没必要说话的。说千道万，人最需要的还是饭，我有这肚子作证。

昨天他们竟来问姓朱的一帮子。我随口回答说不认识。这伙没种的东西，只懂实惠，比起老师要差远了。老师吃喝嫖赌，差不多五毒俱全了，却不让我们学他。他管自己叫“恶棍”。恶棍教我们正直，谁不笑他。我也笑。可他是好人。

有天上课，他真发火了，把蛔虫标本瓶直送到我眼前。

“你，还有你们，什么东西！一群穿衣服的虫！是我这混蛋说的！”

我毕业前他被人告了，再没见过。

这世上什么都能保险，就社交保险公司开不得，非赔本不可。

他们也傻，跑我的专案是不会有出息的，几百块钱丢在水里了。一堆可笑的纸片，花花绿绿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当不得干粮。把我当肉卖都值不到几文。何苦。真不干脆。许多的生命被我侵占了，我罪上不知加不加罪。一天两餐，谈不上菜蔬，我毕竟当了剥削者，是有人要我当的。